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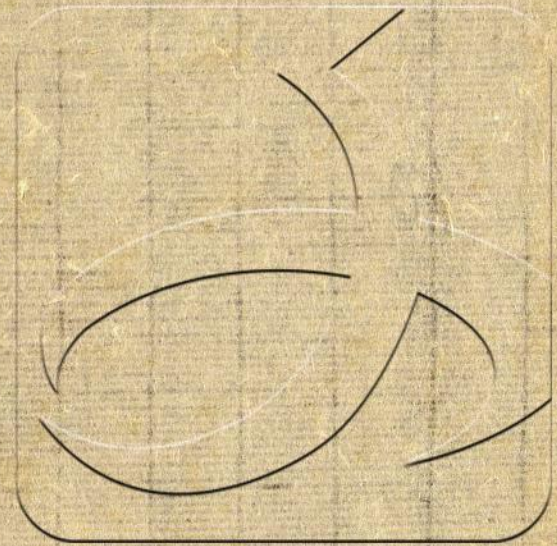
東坡集卷之十

記

清風閣記

文慧大師應符居成都玉谿上為閣曰清風以書來求文為記五
 返而益勤余不能已戲為浮屠語以問之曰符而所謂身者汝之
 所寄也而所謂閣者汝之所以寄所寄也身與閣汝不得有而名
 烏乎施名將無所施而安用記乎雖然吾為汝放心遺形而強言
 之汝亦放心遺形而強聽之本生於山水流於淵山與淵且不得
 有而人以爲已有不亦惑歟天地之相磨虛空與有物之相推而

眉山蘇軾東坡氏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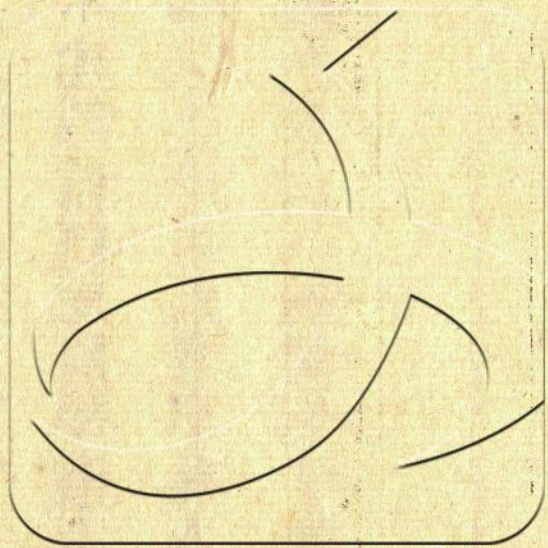


風於是焉生執之而不可得也逐之而不可及也汝爲居室而以
名之吾又爲汝記之不亦大惑歟雖然世之所謂已有而不惑者
其與是奚辨若是而可以爲有邪則雖汝之有是風可也雖爲居
室而以名之吾又爲汝記之可也非惑也風起於蒼茫之間彷徨
乎山澤激越乎城郭道路虛徐演漾以汎汝之軒窗欄楯幔帷而
不去也汝隱几而觀之其亦有得乎力生於所激而不自爲力故
不勞形生於所遇而不自爲形故不窮嘗試以是觀之

中和勝相院記

佛之道難成言之使人悲酸愁苦其始學之皆入山林踐荆棘虺
虺袒裸雪霜或剗割屠膾燔燒烹煮以肉飼虎豹鳥烏蚊蚋無所
不至茹苦含辛更百千萬億年而後成其不能此者猶棄絕骨肉
衣麻布食草木之實晝日力作以給薪水糞除暮夜持膏火薰香
事其師如生務苦瘠其身自身口意莫不有禁其畧十其詳無數
終身念之寢食見之如是僅可以稱沙門比丘雖名爲不耕而食
然其勞苦畧辱則過於農工遠矣計其利害非僥倖小民之所樂
今何其棄家毀服壞毛髮者之多也意亦有所便歟寒耕暑耘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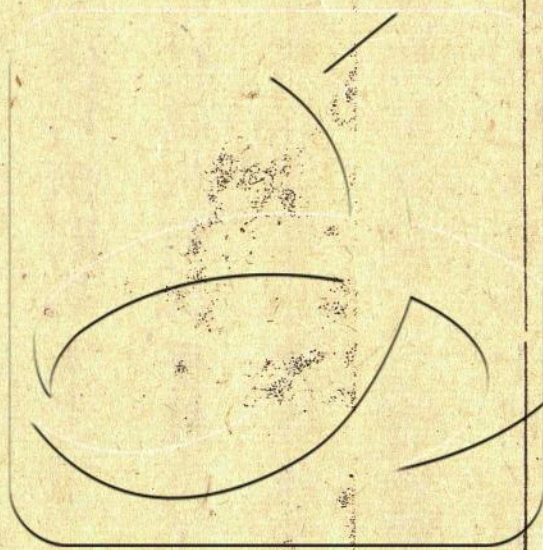
又召而役作之凡民之所患苦者我皆免焉吾師之所謂戒者爲
愚夫未達者設也若我何用是爲剗其患專取其利不如是而已
又愛其名治其荒唐之說攝衣升坐問荅白若謂之長老吾嘗究
其語矣大抵務爲不可知設械以應敵匿形以備敗窘則推墮滉
漾中不可捕捉如是而已矣吾遊四方見輒反覆折困之度其所
從遁而逆閉其塗往往面頸發赤然業已爲是道勢不得已惡聲
相反則笑曰是外道魔人也吾之於僧慢侮不信如此今寶月大
師惟簡乃以其所居院之本末求吾文爲記豈不謬哉然吾昔者
始遊成都見文雅大師惟度器宇落落可愛渾厚人也能言唐末
五代事傳記所不載者因是與之遊甚熟惟簡則其同門友也其
爲人精敏過人事佛齊衆謹嚴如官府二僧皆吾之所愛而此院
又有唐僖宗皇帝像及其從官文武七十五人其奔走失國與其
所以將亡而不遂滅者旣足以感慨太息而畫又皆精妙冠世有
足稱者故強爲記之始居此者京兆人廣寂大師希讓傳六世至
度與簡簡姓蘇氏眉山入吾遠宗子也今主是院而度亡矣



四菩薩閣記

始吾先君於物無所好燕居如齋言笑有時顧嘗嗜畫弟子門人無以悅之則爭致其所嗜庶幾一解其顏故雖爲布衣而致畫與公卿等長安有故藏經龕唐明皇帝所建其門四達八版皆吳道子畫陽爲菩薩陰爲天王凡十有六軀廣明之亂爲賊所焚有僧忘其名於兵火中拔其四版以逃旣重不可負又迫於賊恐不能全遂竅其兩版以受荷西奔於岐而寄死於烏牙之僧舍板留於是百八十年矣客有以錢十萬得之以示軾者軾歸其直而取之以獻諸先君先君之所嗜百有餘品一旦以是四版爲甲治平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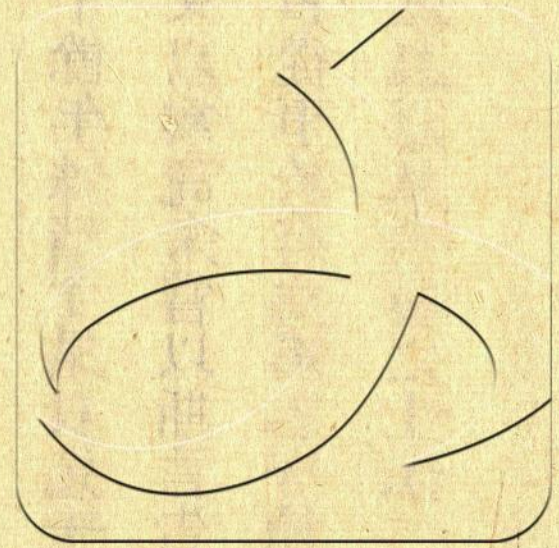
年先君沒於京師軾自汴入淮沂于江載是四版以歸既免喪所
嘗與往來浮屠人惟簡誦其師之言教軾爲先君捨施必所甚愛
與所不忍捨者軾用其說思先君之所甚愛軾之所不忍捨者莫
若是版故遂以與之且告之曰此明皇帝之所不能守而焚於賊
者也而況於余乎余視天下之蓄此者多矣有能及三世者乎其
始求之若不及既得惟恐失之而其子孫不以易衣食者鮮矣余
惟自度不能長守此也是以與子子將何以守之簡曰吾以身守
之吾眼可霍吾足可斲吾畫不可奪若是足以守之歟軾曰未也
足以終子之世而已簡曰又盟於佛而以鬼守之凡取是者與凡
以是予人也其罪如律若是足以守之歟軾曰未也世有無佛而
蔑鬼者然則何以守之曰軾之以是予子者凡以爲先君捨也天
下豈有無父之人歟其誰忍取之若其聞是而不與不惟一觀而
已將必取之然後爲快則其人之賢愚與廣明之焚此者一也全
其子孫難矣而況能久有此乎且夫不可取者存乎子取不取者
存乎人子勉之矣爲子之不可取者而已又何知焉既以予簡簡
以錢百萬度爲大閣以藏之且畫先君像其上軾助錢二十之一
期以明年冬閣成熙寧元年十月二十六日記



大悲閣記

牟豕以爲羞五味以爲和秣稻以爲酒麴蘖以作之天下之所同也其材同其水火之齊均其寒煖燥濕之候一也而二人爲之則美惡不齊豈其所以美者不可以數取歟然古之爲方者未嘗遺數也能者卽數以得妙不能者循數以得其畧其出一也有能而不能而精粗見焉人見其二也則求精於數外而棄迹以逐妙曰我知酒食之所以美也而畧其分齊捨其度數以爲不在是也而一以意造則其不爲人之所囑棄者寡矣今吾學者之病亦然天文地理音樂律歷宮廟服器冠昏喪紀之法春秋之所去取禮之

所可刑之所禁歷代之所以廢興與與人之賢不肖此學者之所
宜盡力也曰是皆不足學學其不可載於書而傳於口者子夏曰
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何謂好學也已古之學者其所亡與
其所能皆可以一二數而日月見也如今世之學其所亡者果何
物而所能者果何事歟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
益不如學也由是觀之廢學而徒思者孔子之所禁而今世之所
尚也豈惟吾學者至於爲佛者亦然齋戒持律講誦其書而崇飾
塔廟此佛之所以日夜教人者也而其徒或者以爲齋戒持律不
如無心講誦其書不如無言崇飾塔廟不如無爲其中無心其口
無言其身無爲則飽食而嬉而已是爲大以欺佛者也杭州鹽官
安國寺僧居則自九歲出家十年而得惡疾且死自誓於佛願持
律終身且造千手眼觀世音像而誦其名千萬遍已而力不給則
縮衣節口三十餘年銖積寸累以迄于成其高九仞爲大屋四重
以居之而求文以爲記余嘗以斯言告東南之士矣蓋僅有從者
獨喜則之勤苦從事於有爲篤志守節老而不衰異夫爲大以欺
佛者故爲記之且以風吾黨之士云



勝相院經藏記

元豐三年歲在庚申有大比丘惟簡號曰寶月修行如幻三摩鉢
提在蜀成都大聖慈寺故中和院賜名勝相以無量寶黃金丹砂
琉璃真珠旃檀衆香莊嚴佛語及菩薩語作大寶藏湧起于海有
大天龍背負而出及諸小龍糾結環繞諸化菩薩及護法神鎮守
其門天魔鬼神各執其物以禦不祥是諸衆寶及諸佛子光色聲
香自相磨激璀璨芳郁玲瓏宛轉生出諸相變化無窮不假言語
自然顯見苦空無我無量妙義凡見聞者隨其根性各有所得如
衆饑人入於大倉雖未得食已有飽意又如病人遊於藥市聞衆

藥香病自衰滅更能取米作無礙飯恣食取飽自然不饑又能取藥以療衆病衆病有盡而藥無窮須臾之間無病可療以是因緣度無量衆時見聞者皆爭捨施富者出財壯者出力巧者出技皆舍所愛及諸結習而作佛事求脫煩惱濁惡苦海有一居士其先蜀人與是比丘有大因緣去國流浪在江淮間聞是比丘作是佛事卽欲隨衆舍所愛習周視其身及其室廬求可捨者了無一物如焦穀芽如石女兒乃至無有毫髮可捨私自念言我今惟有無始已來結習口業妄言綺語論說古今是非成敗以是業故所出言語猶如鐘磬黼黻文章悅可耳目如人善博日勝日負自云是

巧不知是業今捨此業作寶藏偈願我今世作是偈已盡未來世永斷諸業客塵妄想及諸理障一切世間無取無舍無憎無愛無可無不可時此居士稽首西望而說偈言我遊多寶山見山不見寶巖谷及草木虎豹諸龍蛇雖知寶所在欲取不可得復有求寶者自言已得寶見寶不見山亦未得寶故譬如夢中人未嘗知是夢旣知是夢已所夢卽變滅見我不見夢因以我爲覺不知眞覺者覺夢兩無有我觀大寶藏如以蜜說甜衆生未論故復以甜說蜜甜蜜更相說干劫無窮盡自蜜及甘蔗查梨與橘柚說甜而得酸以及鹹辛苦忽然反自味舌根有甜相我爾默自知不煩更相

東坡集卷十三
說我今說此偈於道亦云遠如眼根自見是眼非我有當有無耳
人聽此非舌言於一彈指頃洗我千劫罪

虔州崇慶禪院新經藏記

如來得阿耨羅多三藐三菩提日以無所得故而得舍利弗得阿
羅漢道亦日以無所得故而得如來與舍利弗若是同乎曰何獨
舍利弗至于百工賤技承蠅意鉤履豨畫墁未有不同者也夫道
之大小雖至於大菩薩其視如來猶若天淵然及其以無所得故
而得則承蠅意鉤履豨畫墁未有不與如來同者也以吾之所知
推至其所不知嬰兒生而導之言稍長而教之書口必至於忘聲
而後能言手必至於忘筆而後能書此吾之所知也口不能忘聲
則語言難於屬文手不能忘筆則字畫難於刻琬及其相忘之至

也則形容心術醇醑萬物之變忽然而不自知也白不能者而觀之其神智妙達不既超然與如來同乎故金剛經曰一切聖賢皆以無爲法而有差別以是爲技則技疑神以是爲道則道疑聖古之人與人皆學而獨至於是其必有道矣吾非學佛者不知其所自來獨聞之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夫有思皆邪也善惡同而無思則土木也云何能使有思而無邪無思而非土木乎嗚呼吾老矣安得數年之暇託於佛僧之宇盡發其書以無所思心會如來意庶幾於無所得故而得者謫居惠州終歲無事宜若得行其志而州之僧舍無所謂經藏者獨榜其所居室曰思無邪齋而銘之致其志焉始吾南遷過虔州與通守承議郎俞君括遊一日訪廉泉入崇慶院觀寶輪藏君曰是於南壯麗爲第一其費二千餘萬前長老曇秀始作之幾於成而寂今長老惟湜嗣成之奔走二老之間勸導經營銖積寸累十有六年而成者僧知錫也子能愍此三士之勞爲一言記之乎蓋吾心許之俞君博學能文敏於從政而恬於進取數與吾書欲棄官相從學道自虔罷歸道病卒於廬陵虔之士民有巷哭者吾亦爲出涕故作此文以遺湜錫并論孔子思無邪之意與吾有志無書之歎使刻于石且與俞君結未來之因乎紹聖二年五月二十七日記

黃州安國寺記

元豐二年十二月余自吳興守得罪上不忍誅以爲黃州團練副使使思過而自新焉其明年二月至黃舍館粗定衣食稍給閉門却掃收召魂魄退伏思念求所以自新之方反觀從來舉意動作皆不中道非獨今之所以得罪者也欲新其一恐失其二觸類而求之有不可勝悔者於是喟然歎曰道不足以御氣性不足以勝習不鋤其本而耘其末今雖改之後必復作盍歸誠佛僧求一洗之得城南精舍曰安國寺有茂林修竹陂池亭榭間一二日輒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則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垢所從生而不

東坡集卷十三
可得一念清淨染汙自落表裏翛然無所附麗私竊樂之且往而
暮還者五年於此矣寺僧曰繼連爲僧首七年得賜衣又七年當
賜號欲謝去其徒與父老相牽留之連笑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
卒謝去余是以媿其人七年余將有臨汝之行連曰寺未有記具
石請記之余不得辭寺立於僞唐保太二年始名護國嘉祐八年
賜今名堂宇齋閣連皆易新之巖麗深穩悅可人意至者忘歸歲
正月男女萬人會庭中飲食作樂且祠瘟神江淮舊俗也四月六
日汝州團練副使眉山蘇軾記

薦誠禪院五百羅漢記

熙寧十年余方守徐州聞河決澶淵入巨野首灌東平吏民恟懼
不知所爲有僧應言建策鑿清冷口道積水北入于古廢河又北
東入于海吏方持其議言疆力辯口慨然論河決狀甚明吏不能
奪卒以其言決之水所入如其言東平以安言有力焉衆欲爲請
賞言笑謝去余固異其人後二年移守湖州而言自鄆來見余於
宋曰吾鄆人也少爲僧以講爲事始錢公子飛使吾創精舍於鄆
之東阿北新橋鎮且造鐵浮屠十有三級高百二十尺旣成而趙
公叔平請諸朝名吾院曰薦誠歲度僧以守之今將造五百羅漢

東坡集卷一三
三
像於錢塘而載以歸度用錢五百萬自丞相潞公以降皆吾檀越也余於是益知言真有過人者又六年余自黃州遷于汝過宋而言適在焉曰像已成請爲我記之嗚呼士以功名爲貴然論事易作事難作事易成事難使天下士皆如言論必作作必成者其功名豈少哉其可不爲一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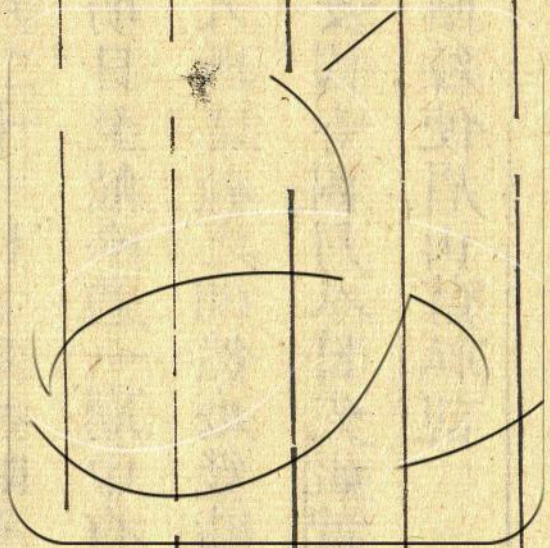
南華長老題名記

學者以成佛爲難乎累土畫沙童子戲也皆足以成佛以爲易乎受記得道如菩薩大弟子皆不任問疾是義安在方其迷亂顛倒流浪苦海之中一念正真萬法皆具及其勤苦功用爲山九仞之後毫釐差失千劫不復嗚呼道固如是也豈獨佛乎子思子曰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孟子則以爲聖人之道始於不爲穿窬而穿窬之惡成於言不言人未有欲爲穿窬者雖穿窬亦不欲也自其不欲爲之心而求之則穿窬足以爲聖人可以言而不言不可以言而言雖賢人君子有不能

免也因其不能免之過而遂之則賢人君子有時而爲盜是二法者相反而相爲用儒與釋皆然南華長老明公其始蓋學於子思孟子者其後棄家爲浮屠氏不知者以爲逃儒歸佛不知其猶儒也南華自六祖大鑒示滅其傳法得眼者散而之四方故南華爲律寺至吾宋天僖三年始有詔以智度禪師著遂任持至今明公蓋十一世矣明公告東坡居士曰宰官行世間法沙門行出世間法世間卽出世間等無有二今宰官傳授皆有題名壁記而沙門獨無有矧吾道場實補佛祖處其可不嚴其傳子爲我記之居士

曰諾乃爲論儒釋不謀而同者以爲記建中靖國元年正月一日

記



應愛羅漢記

元豐四年正月二十一日予將往岐亭宿於團封夢一僧破面流血若有所訴明日至岐亭過一廟中有阿羅漢像左龍右虎儀制甚古而面爲人所壞顧之惘然庶幾疇昔所見乎遂載以歸完新而龕之設于安國寺四月八日先妣武陽君忌日飯僧于寺乃記之責授黃州團練使眉山蘇軾記

大悲閣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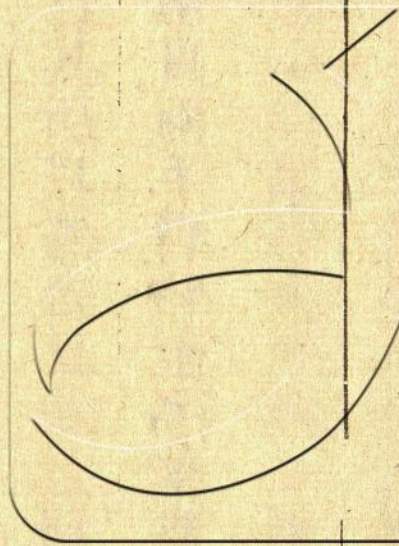
成都府

大悲者觀世音之變也觀世音由聞而覺始於聞而能無所聞始於無所聞而能無所不聞能無所聞雖無身可也能無所不聞雖千萬億身可也而況於手與目乎雖然非吾身無以舉千萬億身之衆非千萬億身無以示無身之至故散而爲千萬億身聚而爲八萬四千母陀羅臂八萬四千清淨寶目其道一爾昔吾嘗觀於此吾頭髮不可勝數而身毛孔亦不可勝數牽一髮而頭爲之動拔一毛而身爲之變然則髮皆吾頭而毛孔皆吾身也彼皆吾頭而不能爲頭之用彼皆吾身而不能具身之智則物有以亂之矣

吾將使世人左手運斤而右手執削目數飛鴈而耳節鳴鼓首肯
傍人而足識梯級雖有智者有所不暇矣而況千手異執而千目
各視乎及吾燕坐寂然心念凝默湛然如大明鏡人鬼鳥獸雜陳
乎吾前色聲香味交遘乎吾體心雖不起而物無不接接必有道
卽千手之出千目之運雖未可得見而理則具矣彼佛菩薩亦然
雖一身不成二佛而一佛能遍河沙諸國非有他也觸而不亂至
而能應理有必至而何獨疑於大悲乎成都西南大都會也佛事
最勝而大悲之像未覩其傑有法師敏行者能讀內外教博通其
義欲以如幻三昧爲一方首乃以大旃檀作菩薩像壯嚴妙麗具
慈愍性手臂錯出開合捧執指彈摩拈千態具備手各有目無妄
舉者復作大閣以覆菩薩雄偉壯峙工與像稱都人作禮因敬生
悟余遊於四方二十餘年矣雖未得歸而想見其處敏行使其徒
法震乞文爲道其所以然者且頌之曰

吾觀世間人兩目兩手臂物至不能應狂惑失所措其有欲應者
顛倒作思慮思慮非眞實無異無手目菩薩千手目與一手目同
物至心亦至曾不作思慮隨其所當應無不得其當引弓挾白羽
劔看諸械器經卷及香花盃水青楊枝珊瑚大寶炬白拂朱藤杖
所遇無不執所執無有疑緣何得無疑以我無心故若猶有心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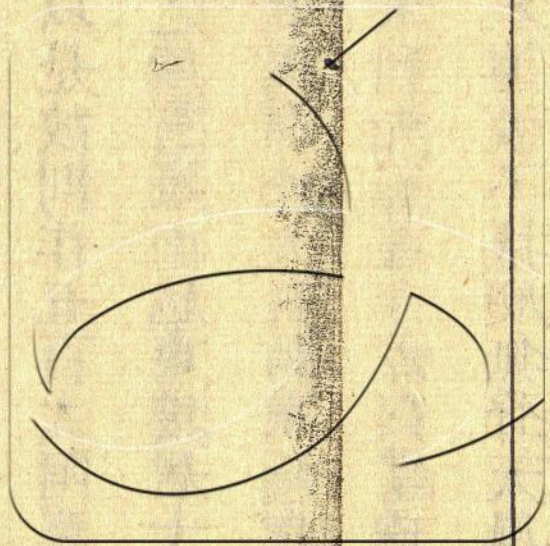
千手當千心一人而千心內自相攬攘何暇能應物千手無一心
手手得其處稽首大悲尊願度一切衆皆證無心法皆具千手目



廣州東莞縣資福禪寺羅漢閣記

衆生以愛故入生死由於愛境有逆有順而生喜怒造種種業展
轉六趣至千萬劫本所從來唯有一愛更無餘病佛大醫王對病
爲藥唯有一捨更無餘藥常以此藥而治此病如水救火應手當
滅云何衆生不滅此病是導師過非衆生咎此何以故衆生所愛
無過身體父母有疾割肉刺血初無難色若復鄰人從其求乞一
爪一髮終不可得有二導師其一清淨不入諸相能知衆生生死
之本能使衆生了然見知不生不滅出輪回處是處安樂堪永衣
恬無異父母支體可捨而況財物其一導師以有爲心行有爲法

縱不求利卽自求名譬如鄰人求乞爪髮終不可得而況肌肉以
此觀之愛吝不捨是導師過設如有人無故取米投坑穽中見者
皆恨若有此米施諸鳥雀見者皆喜鳥雀無知受我此施何異坑
穽而人自然有喜有愠如使導師有心有爲則此施者與棄無異
以此觀之愛吝不捨非衆生咎四方之民皆以勤苦而得衣食所
得毫末其苦無量獨此南越嶺海之民貿遷重寶坐獲富樂得之
也易享之也愧是故其人以愧故捨海道幽險死生之間曾不容
髮而況飄墮羅刹鬼國呼號神天佛菩薩僧以脫須臾當此之時
身非已有而況財物實同糞土是故其人以懼故捨愧懼二法動
發善心是故越人輕施樂捨甲於四方東莞古邑資福禪寺有老
比丘祖堂其名未嘗戒也而得自嚴未嘗求也而人自施人之施
堂如物在衡損益銖黍了然覺知堂之受施如水涵影雖千萬過
無一留者堂以是故創作五百大阿羅漢巖淨寶閣涌地千柱浮
空三成壯麗之極寶冠南越東坡居士見聞隨喜而說偈言
五百大士栖此城南珠大貝皆東傾衆心回春栢再榮鐵林東來
閣乃成寶骨未到先通靈赤蛇白璧珠夜明三十襲吉誰敢爭層
簷飛空俯日星海波不搖颺無聲天風徐來韻流鈴一洗瘴霧水
雪清人無南北壽且寧



秦太虛題名記

并題

元豐二年中秋後一日余自吳興道杭東還會稽龍井有辯才
大師以書邀余入山比出郭日夕已航湖至普寧遇道人參寥
問龍井所遣籃輿則曰以不時王去矣是夕天宇開霽林間月
明可數毫髮遂棄舟從參寥杖策並湖而行出雷峯度南屏濯
足於惠因澗入靈石塢得支徑上風篁嶺憇于龍井亭酌泉據
石而飲之自普寧凡經佛寺十五皆寂不聞人聲道傍廬舍或
燈火隱顯草木深鬱流水激激悲鳴殆非人間之境行二鼓矣
始至壽聖院謁辯才於潮音堂明日乃還高郵秦觀題

東坡集卷十三
覽太虛題名皆予昔時游行處閉目想之了然可數始予與辯才
別五年乃自徐州遷於湖至高郵見太虛參寥遂載與俱辯才聞
予至欲扁舟相過以給夏未果太虛參寥又相與適越云秋盡當
還而予倉卒去郡遂不復見明年予謫居黃州辯才參寥遣人致
問且以題名相示時去中秋不十日秋潦方漲水面千里月出房
心間風露浩然所居去江無十步獨與兒子邁棹小舟至赤壁西
望武昌山谷喬木蒼然雲濤際天因錄以寄參寥使以示辯才有
便至高郵亦可錄以寄太虛也

方丈記

年月日住持傳法沙門惟謹重建方丈上祝天子萬壽永作神主
歛時五福敷錫庶民地獄天宮同爲淨土有性無性齊成佛道

野吏亭記

故相陳文惠公建立此亭榜曰野吏蓋孔子所謂先進於禮樂者
公在政府獨眷眷此邦然庭宇日就圯缺凡九十七年太守朝奉
郎方侯子容南走復完新之

遺愛亭記

代集元修

何武所至無赫赫名去而人思之此之謂遺愛夫君子循理而動
理窮而止應物而作物去而復夫何赫赫名之有哉東海徐君猷
以朝散郎爲黃州未嘗怒也而民不犯未嘗察也而吏不欺終日
無事嘯詠而已每歲之春與眉陽子瞻游于安國寺飲酒於竹間
亭擷亭下之茶烹而食之公旣去郡寺僧繼連請名子瞻名之曰
遺愛時穀自蜀來客於子瞻因子瞻以見公公命穀記之穀愚樸
羈旅人也何足以知公採道路之言質之於子瞻以爲之記

瓊州惠通泉記

禹貢濟水入於河溢爲滎河南曰滎揚河北曰滎澤沱潛本梁州
二水亦見於荊州水行地不出沒數千里外雖河海不能絕也唐
相李文饒好飲惠山泉置驛以取水有僧言長安昊天觀井水與
惠山泉通雜以他水十餘在試之僧獨指其一曰此惠山泉也文
饒爲罷水驛瓊州之東五十里曰三山庵庵下有泉味類惠山東
坡居士過瓊庵僧惟德以水餉焉而求爲之名名之曰惠通元符
三年六月十七日記

傳神記

傳神之難在目顧虎頭云傳形寫影都在阿堵中其次在顴頰吾
嘗於燈下顧自見頰影使人就壁模之不作眉目見者皆失笑知
其爲吾也目與顴頰似餘無不似者眉與鼻口可以增減取似也
傳神與相一道欲得其人之天法當於衆中陰察之今乃使人具
衣冠坐注視一物彼方斂容自持豈復見其天乎凡人意思各有
所在或在眉目或在鼻口虎頭云頰上加三毛覺精采殊勝則此
人意思蓋在須頰間也優孟學孫叔敖抵掌談笑至使人謂死者
復生此豈舉體皆似亦得其意思所在而已使畫者悟此理則人

東坡身卷十三
三
人可以爲顧陸吾嘗見僧惟真畫曾魯公初不甚似一日往見公歸而喜甚曰吾得之矣乃於眉後加三紋隱約可見作俛首仰視眉揚而頰蹙者遂大似南都程懷立衆稱其能於傳吾神大得其全懷立舉止如諸生蕭然有意於筆墨之外者也故以吾所聞助發云

順濟王廟新獲石弩記

建中靖國元年四月甲午軾自儋耳北歸艤舟吳城山順濟龍王祠下旣進謁而還逍遙江上得古箭鏃槩鋒而劍脊其廉可剡而其質則石也曰異哉此孔子所謂楛矢石弩肅慎氏之物也何爲而至此哉傳觀左右失手墜於江中乃禱於神願復得之當藏之廟中爲往來者駭心動目詭異之觀旣禱則使没人求之一探而獲謹按禹貢荊州貢礪砥弩丹惟箇籛楛梁州貢璆鐵銀鏤弩磬則楛矢石弩自禹以來貢之矣然至春秋時雋集於陳廷楛矢貫之石弩長尺有咫時人莫能知而問於孔子孔子不近取之荊梁

而遠取之肅慎則荆梁之不貢此久矣顏師古曰楛木堪爲箭今
幽以北皆用之以此考之用楛爲矢至唐猶然而用石爲弩則自
春秋以來莫識矣可不謂異物乎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陳於
路寢孔子履藏於武庫皆以古見寶此矢獨非寶乎順濟王之威
靈南放于洞庭北被于淮泗乃特爲出此寶軼不敢私有而留之
廟中與好古博雅君子共之以昭示王之神聖英烈不可不敬者
如此

熙寧手詔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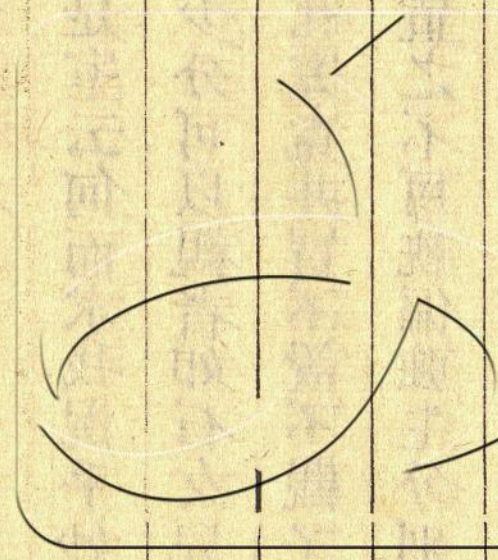
楊繪累奏罷諫職兼求外補及乞明加黜責蓋繪未深究朕意繪
疎迹遠人立朝寡識不畏強禦知無不爲始一見之便知其忠直
可信故翌日卽擢置言職知任亦甚篤矣今日降命蓋謂難與會
公亮兩立於輕重之間故當且避之卿可喻朕此意令早承命或
示朕此札亦不妨熙寧元年故翰林學士楊繪以知制誥知諫院
上疏論故相曾公亮事先帝直其言然未欲遽行也故除公兼侍
讀公力辭不已乃以手詔賜令龍圖閣學士滕公元發使以手詔
賜公公卒不受命而詔遂藏于家是歲四月復除公知諫院以母

憂去官其後二十年公沒於杭州喪過京師其子从中以手詔相
示且請記之謹按先帝臨御之初公與滕公皆蒙國士之知凡所
以開心見誠相期於度外者類皆如此未究其用爲小人所誣故
困於外十有餘年先帝謹於用法故未卽起公然知之未少衰也
使先帝尙在公豈流落而不用終身者哉悲夫

觀妙堂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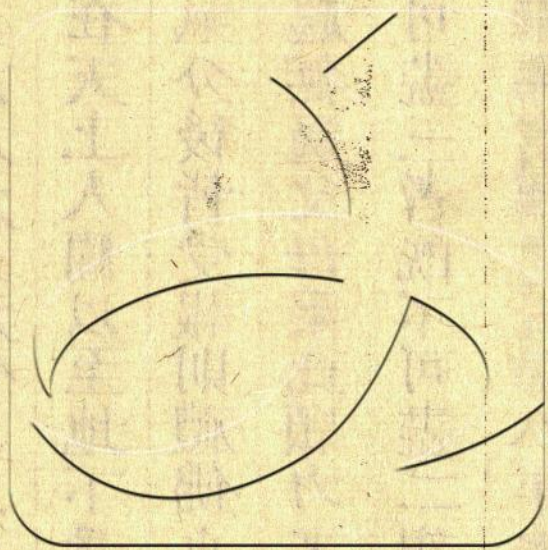
不憂道人謂歡喜子曰來我所居室汝知之乎沉寂湛然無有喧
爭喏然其中死灰槁木以異而同我旣名爲觀妙矣汝其爲我記
之歡喜子曰是室云何而求我況乎妙事了無可觀旣無可觀亦
無可說欲求少分可以觀者如石女兒世終無有欲求多分可以
說者如虚空花究竟非實不說不觀了達無礙超出三界入智慧
門雖然如是置之不可執偏強生分別以一味語斷之無疑譬用
筌蹄以得魚兔及施燈燭以照卽坑獲魚兔矣筌蹄了忘知卽坑
處燈燭何施今此居室孰爲妙與蕭然是非行任坐臥飲食語默

東坡先生集卷之三
具足衆妙無不現前覽之不有却之不無倏知覺知要妙如此當
持是言普示來者入此室時作如是觀



法雲寺禮拜石記

夫供養之具最爲佛事先其法不一他山之石平不容垢橫展如
席願爲一座具之用晨夕禮佛以此皈依當敬禮無所觀時運心
廣博無所不在天上人間以至地下悉觸智光聞我佛修道時芻
泥巢頂霑佛氣分後皆受報則禮佛也其心實重有德者至是禮
也願一拜一起無過父母乘此願力不墮三塗佛力不可盡石不
可盡願力不可盡三者既不可盡二親獲福生生世世亦不可盡
今對佛宣白惟佛實臨之元祐八年七月中甸內殿崇班馬惟寬
捨



趙先生舍利記

趙先生棠本蜀人孟氏節度使延隱之後今爲南海人仕至幕職
官南海有潘冕者陽狂不測人謂之潘益南海俚人謂心風爲益
益嘗與京師言法華偈頌吞來言云益日光佛也先生棄官從益
遊益以謂盡得我道益旣隱去不知其所終而先生亦坐化焚其
衣得舍利數升我與先生之子昶遊故得此舍利四十八粒益與
先生異迹極多張安道作先生墓誌具載其事昶今爲大理寺丞
知藤州元豐三年十一月十五日以舍利授寶月大師之孫悟清
使持歸本院供養巴郡蘇軾記

北海十二石記

登州下臨大海目力所及沙門鼉磯車牛大竹小竹凡五島惟沙門最近兀然焦枯其飭皆紫翠巉絕出沒濤中真神仙所宅也上生石芝草木皆奇瑋多不識名者又多美石五采斑斕或作金色熙寧己酉歲李天章為登守吳子野往從之游時解貳卿致政退居于登使人入諸島取石得十二株皆秀色粲然適有舶在岸下將轉海至潮子野請於解公盡得十二石以歸置所居歲寒堂下近世好事能致石者多矣未有取北海而置南海者也元祐八年八月十五日東坡居士蘇軾記

子姑神記

元豐三年正月朔日予始去京師來黃州二月朔至郡至之明年
進士潘丙謂予曰異哉公之始受命黃人未知也有神降于州之
僑人郭氏之第與人言如響且善賦詩曰蘇公將至而吾不及見
也已而公以是日至而神以是日去其明年正月丙又曰神復降
于郭氏予往觀之則衣草木爲婦人而置筓手中兩小童子扶焉
以筓畫字曰妾壽陽人也姓何氏名媚字麗卿自幼知讀書屬文
爲俗人婦唐垂拱中壽陽刺史害妾夫納妾爲侍妾而其妻妬悍
甚見殺於廁妾雖死不敢訴也而天使見之爲直其寃且使有所

東坡集卷十三
職於人間蓋世所謂子姑神者其類甚衆然未有如妾之卓然者也公少留而爲賦詩且舞以娛公詩數十篇敏捷立成皆有妙思雜以嘲笑問神仙鬼佛變化之理其荅皆出於人意外坐客撫掌作道調梁州神起舞中節曲終再拜以請曰公文名於天下何惜方寸之紙不使世人知有妾乎予觀何氏之生見掠于酷吏而遇害於悍妻其怨深矣而終不指言刺史之姓名似有禮者客至逆知其平生而終不言人之陰私與休咎可謂知矣又知好文字而耻無聞於世皆可賢者粗爲錄之荅其意焉

天篆記

江淮間俗尙鬼歲正月必衣服箕箒爲子姑神或能數數畫字黃州郭氏神最異予去歲作何氏錄以記之今年黃人汪若谷家神尤竒以箸爲口置筆口中與人問荅如響曰吾天人也名全字德通姓李氏以荅谷再世爲人吾是以降焉著篆字筆勢竒妙而字不可識曰此天篆也與予篆三十字云是天蓬呪使以隸字釋之不可見黃之進士張炳曰久澗無恙炳問安所識荅曰子獨不記劉苞乎吾卽苞也因道炳昔與苞起居語言狀甚詳炳大驚告予曰昔嘗識苞京師青巾布裘文身而嗜酒自言齊州人今不知其

所在豈真天人乎或曰天人豈肯附箕箒爲子姑神從汪若谷遊哉予亦以爲不然全爲鬼爲仙固不可知然未可以其所托之陋疑之也彼誠有道視王宮家牢一也其字雖不可識而意趣簡古非墟落間竊食愚鬼所能爲者若長陵女子以乳死見神於先後宛若民多往祠其後漢武帝亦祠之謂之神君震動天下若疑其所托又陋於全矣世人所見常少所不見常多矣必於區區耳目之所及度量世外事乎姑藏其書以待知者

畫水記

一作畫浦
永昇畫後

古今畫水多作平遠細皴其善者不過能爲波頭起伏使人至以手捫之謂有窪隆以爲至妙矣然其品格特與印板水紙爭工拙於毫釐間耳唐廣明中處士孫位始出新意畫奔湍巨浪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畫水之變號稱神逸其後蜀人黃筌孫知微皆得其筆法始知微欲於大慈寺壽寧院壁作湖灘水石四堵營度經歲終不肯下筆一日倉皇入寺索筆墨甚急奮袂如風須臾而成作輪瀉跳蹙之勢洶洶欲崩屋也知微旣死筆法中絕五十餘年近歲成都人蒲永昇嗜酒放浪性與畫會始作活水得二孫本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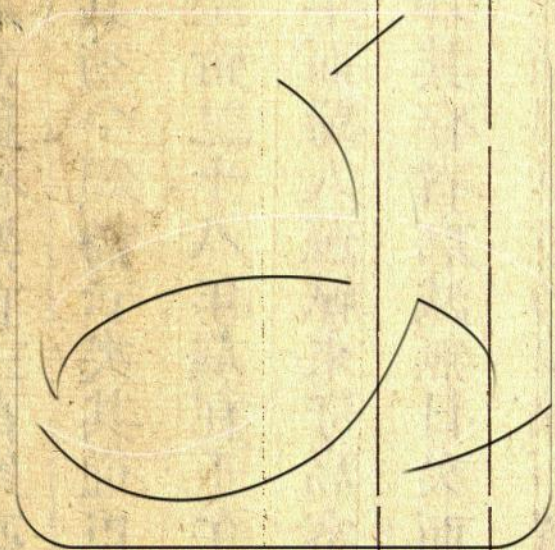
自黃居寀兄弟李懷袞之流皆不及也王公富人或以勢力使之
永昇輒嘻笑捨去遇其欲畫不擇貴賤頃刻而成嘗與余臨壽寧
院水作二十四幅每夏日挂之高堂素壁卽陰風襲人毛髮爲立
永昇今老矣畫益難得而世之識真者亦少如往時董羽近日常
州戚氏畫水世或傳寶之如董戚之流可謂死水未可與永昇同
年而語也

刻秦篆記

一作書瑯邪篆後

秦始皇帝二十六年初并天下二十八年親巡東方海上登瑯瑯
臺觀日出樂之忘歸徙黔首三萬家臺下刻石頌秦德焉二世元
年復刻詔書其旁今頌詩云矣其從臣姓名僅有存者而二世詔
書具在自始皇帝二十八年歲在壬午至今熙寧九年丙辰凡千
二百九十五年而蜀人蘇軾來守高密得舊紙本於民間比今所
見猶爲完好知其存者磨滅無日矣而廬江文勛適以事至密勛
好古善篆得李斯用筆意乃摹諸石置之超然臺上夫秦雖無道
然所立有絕人者其文字之工世亦莫及皆不可廢後有君子得

以覽觀焉



六羊麻并天

雪堂記

蘇子得廢園于東坡之脅築而垣之作堂焉號其正曰雪堂堂以
 大雪中為因繪雪於四壁之間無容隙也起居偃仰環顧睥睨無
 非雪者蘇子居之真得其所居者也蘇子隱几而晝暝栩栩然若
 有所適而方興也未覺為物觸而寤其適未厭也若有失焉以掌
 抵目以足就履曳於堂下客有至而問者曰子世之散人耶拘人
 耶散人也而未能拘人也而嗜慾深今以繫馬止也有得乎而有
 失乎蘇子心若省而口未嘗言徐思其應揖而進之堂上客曰嘻
 是矣子之欲為散人而未得者也予今告子以散人之道夫禹之

行水庖丁之投刀避衆礙而散其智者也是故以至柔馳至剛故
石有時以泐以至剛遇至柔故未嘗見全牛也予能散也物固不
能縛不能散也物固不能釋子有患矣用之於內可也今也如蜩
之在囊而時動其春翳見於外者不特一毛二毛而已風不可搏
影不可捕童子知之名之於人猶風之與影也子獨留之故愚者
視而驚智者起而軋吾固惟子爲今日之晚也子之遇我幸矣吾
今邀子爲籓外之游可乎蘇子曰予之於此自以爲籓外久矣子
又將安之乎客曰甚矣子之難曉也夫勢利不足以爲籓也名譽
不足以爲籓也陰陽不足以爲籓也人道不足以爲籓也所以籓

予者特智也爾智存諸內發而爲言則言有謂也形而爲行則行
有謂也使子欲嘿不欲嘿欲息不欲息如醉者之恚言如狂者之
妄行雖掩其口執其臂猶且暗鳴跼蹙之而已則籓之於人抑又
固矣人之爲患以有身身之爲患以有心是圃之構堂將以佚子
之身也是堂之繪雪將以佚子之心也身待堂而安則形固不能
釋心以雪而警則神固不能凝子之和旣焚而燼矣燼又復然則
是堂之作也非徒無益而又重子蔽蒙也子見雪之白乎則恍然
而目眩子見雪之寒乎則竦然而毛起五官之爲害惟目爲甚故
聖人不爲雪乎雪乎吾見子之爲目也子其殆矣客又舉杖而指

諸壁曰此凹也此凸也方雪之雜下也均矣厲風過焉則凹者留而凸者散天豈私於凹凸哉勢使然也勢之所在天且不能違而況於人乎子之居此雖遠人也而圃有是堂堂有是名實礙人耳不猶雪之在凹者乎蘇子曰予之所爲適然而已豈有心哉殆也奈何客曰子之適然也適有雨則將繪以雨乎適有風則將繪以風乎雨不可繪也觀雲氣之洶湧則使子有怒心風不可繪也見草木之披靡則使子有懼意觀是雪也子之內亦不能無動矣苟有動焉丹青之有靡麗水雪之有水石一也德有心心有眼物之所襲豈有異蘇子曰子之所言是也敢不聞命然未盡也予不能

默此正如與人訟者其理雖已屈猶未能絕辭者也子以爲登春臺與入雪堂有以異乎以雪觀春則雪爲靜以臺觀堂則堂爲靜靜則得動則失黃帝古之神也游乎赤水之比登崑崙之邱南望而還遺其元珠焉游以適意也望以寓情也意適於游情寓於望則意暢情出而忘其本矣雖有良貴豈得而寶哉是以不免有遺珠之失也雖然意不久留情不再至必復其初而已矣是又驚其遺而索之也余之此堂追其遠者近之取其近者內之求之眉睫之間是有八荒之趣人而有知也升是堂者將見其不遡而俊不寒而栗淒凜其肌膚洗滌其煩鬱旣無炙手之譏又免飲冰之疾

彼其趙趙利害之徒猖狂憂患之域者何異探湯執爇之俟濯乎
子之所言者上也余之所言者下也我將能爲子之所爲而子不
能爲我之爲矣譬之厭膏梁者與之糟糠則必有忿詞衣文繡者
被之以皮弁則必有愧色子之於道膏梁文繡之謂也得其上者
耳我以子爲師子以我爲資猶人之於衣食缺一不可將其與子
游今日之事姑置之以待後論予且爲子作歌以道之歌曰

雪堂之前後兮春草齊雪堂之左右兮斜徑微雪堂之上兮有碩
人之頎頎考槃於此兮芒鞋而葛衣挹清泉兮抱瓮而忘其機負
頤筐兮行歌而采薇吾不知五十九年之非而今日之是又不知

五十九年之是而今日之非吾不知天地之大也寒暑之變悟昔
日之癯而今日之肥感子之言兮始也抑吾之縱而鞭吾之口終
也釋吾之縛而脫吾之危是堂之作也吾非取雪之勢而取雪之
意吾非逃世之事而逃世之機吾不知雪之爲可觀賞吾不知世
之爲可依違性之便意之適不在於他在於羣息已動大明旣升
吾方輾轉一觀曉隙之塵飛子不棄兮我其子歸客忻然而笑唯
然而出蘇子隨之客顧而頷之曰有若人哉



